

雅江倒话



雅江县位于我州南部、雅砻江中游、青藏高原东南缘。北与新龙县、道孚县毗邻，东与康定市交界，南与木里县接壤，西与理塘县相连。属高原季风气候，全县最高海拔5252米、最低海拔2266米。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自古就有“康南第一城”的美誉。

在雅江，有一种被作为母语的语言广泛使用于境内，俗称倒话，又称雅江倒话。它是新近发现的一种藏、汉混合语，既不同于原来的两种语言的任何一种；又跟原来的两种语言都有密切关系的独立语言。如今雅江使用倒话的只有八个村寨，它们连片分布在雅江县城上下、雅砻江河谷两岸近29公里的狭长地带，分属雅江县河口镇、八角楼乡、呷拉乡三乡镇，使用人口有504户2685人。这种来自藏语和汉语的异源成分在倒话中的交错分布，已经达到非常深入、系统的地步。

倒话作为一种混合语，它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词汇成分主要来自汉语，但语法结构却与藏语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这些来自汉语的词汇成分读法上与汉语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但语音要素格局里的元音格局与辅音格局却与藏语有相当高的一致性。同时，倒话的语法结构及各种要素的功能与藏语有相当一致的同构性。如动词的名、物、化标记，体、态、式标记以及名词代词的一些格标记等。这种语言已经成为某一语言共同体的第一交际语和孩子们学习的母语。倒话的形成绝不是两种语言系统或两种语言系统中某些成分的叠加与合并。而是两种不同的独立语言在长期的深度接触和共同的社会环境中，高度融合而成的第三种具备全部社交功能的语言。

倒话被学界发现和报道后，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立即进入南开大学博士学位研究项目，同时进入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项目成果《倒话研究》即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2003年又被列入天津市社科研究项目，目前正在展开相关研究。新近，倒话的深层结构分析以及由此探索藏语、汉语史前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语言深度接触机制与藏、汉语类型差异问题——从倒话的异源结构说起》，经在第12届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年会上宣读，引起了来自20多个国家、300多位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该文作者、雅江县籍、南开大学意西微萨·阿错博士，也因此包揽了大会所设的青年学者奖和桥本万太郎历史音韵学奖两项大奖，使倒话在国际语言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雅江倒话不仅承载了一个地区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成就，更渗入了极深的人文味道，由此发展出内涵深刻的地方艺术。而且契合该地乡土气息，对于联络乡谊，增进亲情，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如今，雅江倒话已成为了濒危灭绝的语言之一，因此，雅江倒话的传承与保护，已经超越了单纯保护文化的作用，而更彰显了珍视历史记忆、传承精神遗产的意义。

(县委中心报道组 供稿)

文化知识康巴 另眼看甘孜

关注甘孜日报康巴传媒微信二维码

让你见证、传承和穿越古老的文化篇章，为你开启天人合一多元文化相融汇之地甘孜丰富多彩的文化。扫码进入康巴文化快速通道，精彩甘孜尽在“掌握”。

康巴传媒 康巴传媒微文版 甘孜发布 文创精选

凌语

情歌故乡的过客

又一次离开了康定。对于我来说，这座冰雪弥漫的高原古城既熟悉又陌生，这里有很多同学、朋友。我曾得意地炫耀，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惬意地在康定生活一年。作为全州的政治文化中心，公干都在这里，它又是通向内地的交通要道，多年来数百次地穿梭、路过。不经意间，它已经成为记忆深处一个不老的幻影。

或许是行走时间的巧合，每次凭临这片土地，无一例外地，它不是在飘雪，就是在吹风，而我，就在这苦寒中感受着温暖。康定虽小，却自有其内涵，虽然冷，但不刺骨。即使经历了市政建设的脱胎换骨，沿街的一排排民居依然保留着最初的、原始的模样，它们鲜活在奔腾的折多河畔，见证并渗透着历史，与源源而来的时光一道走向未来。

作为行走中的过客，在一个没有家的地方，最关注的莫过于吃住二事了，加之康定寒凉的气候，“吃”又成了其中的重点。在康定，我不会去光顾奢华富丽的食府饭庄，在我们这些过客看来，那些注重形式，千篇一律的工艺品，远不如置于破旧阁楼之上的家常味和青稞烧酒来得实在。由于这些小阁楼的卫生条件比上档次的餐厅差，加之随处可见的“小心碰头”的字样，康定人美其名曰“苍蝇饭馆”。冷气袭人的时候，登上狭窄的楼梯，蜷缩在临窗的小桌旁，品尝苍蝇饭馆烹制的青菜肘子、豆腐肉片，真是清火又解冻。

百年老店们镶嵌在鳞次栉比的旧瓦房中，将军桥下面的“传统肥肠粉”据说源于双流的家肥肠粉，该店每天不知要卖出多少斤粉，清晨五点开门，食客川流不息，中午十一点停止营业。不用去查阅史册，就在这些普通饮食文化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创业者的励志与艰辛，我们不难体会出康定古城丰富的人文积淀。“丁氏清真”是康定最富盛名的回族小吃，康定古城当年的繁华从它身上就能看出一斑：驮脚鞋、马帮终年奔波在内地和藏区，康定作为茶马古道重镇，各地商家都要云集在这里歇脚、贸易。来自陕陕的回民为了让更多的同族人吃上清真食品，干脆定居下来摆起了小摊，专卖家乡的牛杂汤和牛肉蒸饺，其中最有名的是姓丁的这家。如今，写着回、藏、汉三族文字的“丁氏清真”招牌就挂在老式民居长青青的蓝瓦下面，静静地守望着跑马山，它的左岸，是高悬着新月标志的清真寺。店子没有扩建，楼下做生意，楼上住人，很简朴的几张桌椅。尽管丁氏的后代在前街开了分店，但各方食客还是愿意络绎在老店门前一饱口福。康定本地人也喜欢装一笼牛肉蒸饺，热气腾腾地拎回去。下雪的冬天，如果在康定出差，我通常也要叫一碗滚烫的牛杂汤，蒸腾的热气立马会让我有家人的感觉。细品色香味，碧绿的香菜叶儿飘在洁白的油面上，切得极薄的牛肉就浸在下面，喝一口汤，咸鲜适宜，肉质细嫩有韧劲，打一碟干蘸，佐以油而不腻，入口化渣的牛肉蒸饺，既滋补又驱寒，不觉间已融化了冰雪。

凉粉也是康定的名小吃，其历史沿革可溯源于清代，我认为它比久负盛名的“川北凉粉”、“伤心凉粉”都要好吃。到康定，需吃麻豌豆制成的黄凉粉，那个味，才是地道的康定味儿。店家麻利地取一块凉粉，飞快地切成条，放盐、味精、蒜茸、酱，手腕一起一落，一碗咸鲜辣、味道特别的黄凉粉就端到你面前了，伴以方方酥、小锅盔，即可果腹。和其他凉粉不同的是，黄凉粉不放置，之所以好吃，在于老板家传秘制的酱。每次到康定出差，我都会带一点黄凉粉回巴塘享用。不过，一般情况下，只能买到“李凉粉”和“陈家凉粉”，最著名的“田凉粉”需要天亮亮起来去“抢”，不习惯早起的我只能作罢。

除却古老的一面，康定是极富现代气息的，与这种现代气息相契合的，是影缩于各个宽窄巷子的咖啡屋、茶楼。它们的装潢，比如雕花、地毯、挂饰均吸取了藏民族艺术的精华，又融入了汉文化乃至西方的格调，置身其中，竟不觉杂糅，一如它的客人，有汉族，少数民族，还有外国朋友。很小资的布鲁斯从空中传来，紫烟室内，人们轻声细语，这时，光阴不再寸金之贵，可以随意抛洒。咖啡种类繁多，现磨的蓝山、拿铁、卡布其诺、摩加佳巴，它们具有异域风情的复杂味道雕刻着某一时段的人生。陨落其间，一盏温柔的台灯，一个骨制的烟缸，一杯浓郁的咖啡，一种温馨的孤独若隐若现，而窗外是飞扬的大雪，它们屏临又终于凝结在玻璃上，世界是静止的。茶楼、咖啡屋也是诗人作家们经常聚会的地方，有人统计过，按人口密度论，康定的文人比例相当于北京。就在这些流失的情致深处，《康巴》、《命定》、《边缘积雪》、《布隆德誓言》、《孤独的旅程》、《青藏时光》等走出了书斋，墨香四溢。

康定以一首歌名扬世界，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曾几何时，人们力求寻找词曲作者，最后仍然众说纷纭。其实谁是作者并不重要，关键是康定和这首歌一起被传唱着，我们有理由相信会到亘古。康定之于我，是一处驿站，但，我会始终是一个亲切又遥远的过客。



故乡情

巨变中的故乡丹巴

■牟子

退休后长住成都，很少回老家，十四年中仅回过家乡四次，有两次每次仅三天，有一次八天。然而去年回乡一住就是半年，度过了整个春末夏天和冬初。

一进丹巴，就感觉丹巴美人谷发生了巨大变化，简直可以说是崭新的丹巴特色。变得我不认识，变得更加的现代化、更加的自然生态化、更加的人性化，变得更加的美不胜收，让人流连忘返。

汽车行驶在全硬化的路面上，那样平稳舒适，那样快速，外面是遮天盖地一片绿，绿的帐幔在窗前掠过，使人感觉无比的愉悦。由于自然生态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发展，原来那些暴露在山梁上的藏房大都隐入了绿树丛中。车窗外不时掠过的是藏房雪白的尖顶，只在很偶然的时候才有一片五彩斑斓的藏房展示在你的眼前，显得十分的诗意化。

进入村寨看见的都是崭新的丹巴特色的民居楼房，几百平米的比比皆是，上千平米或更大的游客接待站。宽敞的院坝、闷气的客厅，城里人具有的居家设备诸如各种电器、沙发之类应有尽有。现代化与传统化结合在一起，既有东女嘉绒传统文化特色，又有适应现代人生活需求的人性化条件。

丹巴是五条山脉和五条河谷聚合形成的，我曾在一本书里称她是“地球之花”，“大地之花”。

现在乘车登上五谷中的任何一座山，你就会看到对岸山上那蜿蜒盘绕入云霄的通村公路，这些通村公路科学化的地方就在于尽量地绕开可耕作的良田，人性化的地方就在于至少小轿车、面包车、小型拖拉机能开到每家每户的门前，可以说丹巴没有不通公路的农户，再高的山也要把公路修上去，再远的人户也要把公路给他修到门前，而且不容许毛路，必须硬化。

我常在电影电视和图片里看到“二十四道拐”，“三十八道拐”之类的图像。在丹巴，改革开放、关注民生的行动已把这些宏伟的图像绘上了丹巴的山山岭岭。这是一幅幅我们能驱车直上的“二十四道拐”，“三十八道拐”，看得见摸得着。这是一条条惠民路，超越了时空，缩短了城市和乡村的距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让乡村彻底告别了肩挑背磨的物资运输年代，甚至把那些几十年没有走过高山的老人也都带入了现代社会。

公路的通畅不断给农村带来空前的繁荣。在我眼中，丹巴的每一个山寨都是一处景点，都蕴藏着厚重的旅游资源，都是天人合一的人居境界。随着交通的改善，将凸现出它的旅游价值。一些现在还看似冷清的山寨，在将来的某一天也会成为人们旅居的理想地。

近几年，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量投入，带来的变化说不完道不尽。乘车在山水田园里穿行，我总在想着：丹巴的通村公路加起来到底有多长？这么多的通村公路，这么好的路面，就公路一项国家在我们丹巴到底投入了多少钱？

我没有去调查过，但我知道丹巴有181个

自然村寨，多数在山上，有的纯粹在高山之巅、险峰之后，那么多的“二十四道拐”“三十八道拐”，这些投入平均到人头又是多少钱？想吧！

好久没有到丹巴的乡下了，此次丹巴之行，我去了丹巴的五条沟，在好几条沟都乘上了高山藏寨，感觉就是那么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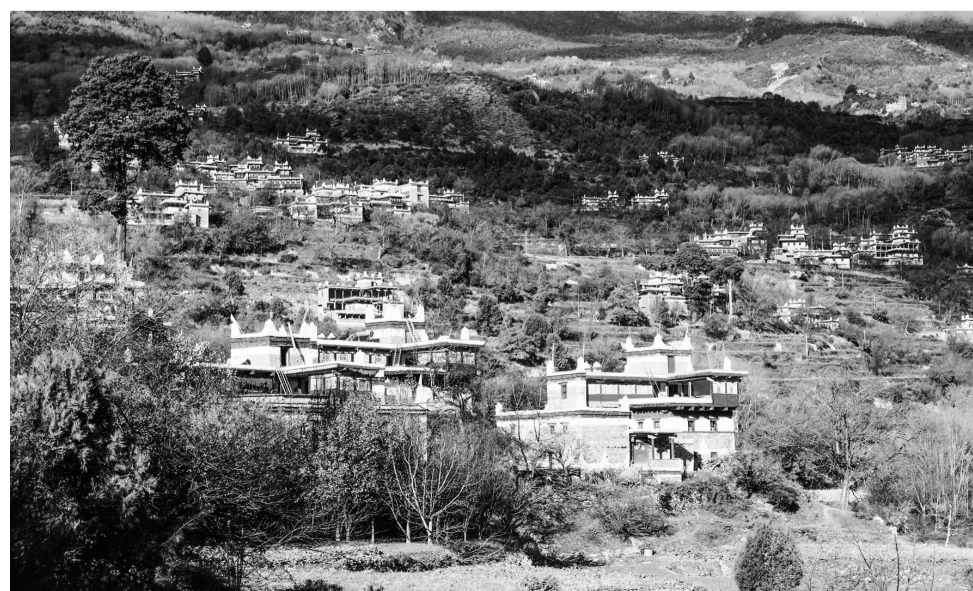
北呷山村，就在丹巴城的后面。在半山北岩后的一片宽敞的土地上我们下了车。我懵了，一种隔世之感油然而生。站在山梁上俯瞰，我已无从辨认那一片曾经踏过我足迹的土地。我十分吃力的寻找着，这半山上有许多象牛皮癣一样的土地，风一吹尘土飞扬，是当年城关生产队的耕地，早退耕还林了。除了那矗立在大平地上的变电站，全是一片绿色植被。变电站不小，蛛网般的电缆和高耸的塔架在阳光下闪亮，丹巴一带大渡河上电站的电力都要从这里输送出去。

向上可见北呷村的上寨、中寨、下寨、八家寨、五家寨。满目青山，房子增加了许多，焕然一新，雪白的墙壁，彩绘的壁板、屋檐、门窗，点缀在田园树丛中十分好看。

跟丹巴的所有山水一样，白呷山也深藏着它的旅游价值。当年有一位乡党委书记邀我写白呷山的旅游资源，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成行，至今深为遗憾。

上面离我们最近的那一片旷野上那幽深的柏树林一直扯着我的眼球。越过柏树林我看见了一些崭新的藏房，原来那里是没有民居的，我知道那柏树林后有一座该村的寺庙，阴历二月初八的庙会很热闹，很有景点的意思。

于是驱车直上，在高而笔直的柏树林前，我们下了车。这里是一片北呷山最宽阔的坡地草坪，原来这里没有水，尽管是一个好地方，却从来没有村民居住，现在柏树林后建了许多新房。路边上有一家正在修着新楼房，工地上停着车，堆放着各种建筑材料，我上前同他们交谈。他们告诉我现在山上用上了自来水，又通公路，这个地方平坦宽敞，风景好，就把房子建到这里来了。



天蓝地绿，阳光灿烂，苍翠的柏树林、彩色缤纷的藏房、塔林、金顶，组成一片美好画面。这里还可以眺望墨尔多神山和大小金川两岸风光，视野宽阔，风景无限。我们在柏树林和寺庙前“旅游”了一遭，急急拍照，这是多么好的耍坝子的地方啊！我久久不忍离去。

下山的路上总想着应该到上面几个藏寨里去看看那些过去的藏民老朋友，看看他们现在的好日子。

也许一切都是缘分，回到丹巴，在大桥桥头我住的鑫鑫宾馆门口下车时，竟与一群白呷山的老朋友不期而遇。他们向我走来，老远就在给我打招呼，他们是去墨尔多庙烧香转经归来。我问他们，墨尔多庙离城七八公里，为什么不坐车。他们说，人老了，现在用不着干活，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走路，大家提出要比赛走路。结果把两个老头的脚都走出了大泡。

老朋友相逢说不完的高兴。龙米它、白马、那抽、七格、布里……十多个人，大家坐在桥头阴凉处，讲起四十年前我曾同他们一起在北呷山、大马山上修水堰的事，感慨万端。讲改革开放的变化和带来的实惠、讲退耕还林后生态的恢复和国家的补贴，讲自來水怎样引进农家，讲进道几通村公路带来的利益。说到当年在一起修水堰把一袋袋的河沙水泥运上山有多难，都说那时若有通村公路该多好！大家都轰然笑了。

机会难得，我拿出相机对着他们很是摁了几下快门。

临别，他们都邀我到山上去作客，看看他们现在的好日子。

后来，有人问我丹巴之行的感觉，我说一是“近”，通村公路缩短了农村和城市的距离；二是“绿”，天然林保护工程大见成效了，到处是一片绿色；三是“新”，看到的是新楼房、新公路、新河堤……新的精神面貌。

丹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是可能在短短2500字的小文里展示的，我这篇短文只能肤浅地涉及变化的一角，“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而已。

SHIQING 诗情

乡村写意

■林哲

古桥
时光把爱音凝固成历史，
缓缓淌过弯弯的身躯，
仿佛大伯那被岁月压弯的脊背，
你默默与群山对饮流年似水。

古井
细细的水波是慈祥的浅笑，
在心田里婀娜成一朵朵温暖，
那是祖父深情的眼眸，
脉脉守望故乡的红土地。

古居
鹅卵石路穿过童年，
慵懒阳光才于于飞甍和天井，
八仙桌旁老妪的微笑，
折射出年年岁岁的琉璃。

古茶
袅袅热气是村子深情款款的呼吸，
水光山色在蛙声茶韵里静静流淌，
粗瓷碗里盛满世世代代的温情，
欢饮满满一壶的浓浓眷恋。

遇见，我的信仰

■阿克郎吉

仙鹤和鸟鸢的
界别在于
草原与枯树
羽翼与觉知

在一层一层尘封的经文里
斜躺着傲视群雄的勇士
也沉睡着从未遇见的仓央嘉措
仙鹤仰慕苍空

一首六字真言道歌
寄送着雪域国王的情怀

在拉萨
在理塘
在所有江河流域的地方
都吟唱着血脉深处的认知